

文學研究會
通俗戲劇叢書第四種

山

河

淚

侯曜作

劇中人

安南潛——韓國獨立團首領年二十四歲

崔玄英——韓國獨立女黨員年二十二歲

朴忠——崔家的老人家年六十五歲

韓國獨立團執行委員六人

甲 乙 丙 丁 戊 己

皆二十多歲的青年

山河淚
劇中人

山 河 淚 劇中人

韓國女學生甲乙丙三人俱二十來歲的人玄英的同學

韓國獨立運動各區代表二十餘人——男女老少皆有

小毛——崔家的僕人年二十歲

憲兵中尉年四十多歲

憲兵五人

警察二人

第一幕

第一場

一九一九年

韓國京城

景：地：時：

韓國某女校的一間寢室，室內三張床在適當的位置擺着。靠當中的窗下，有一張長方形的桌子。桌上放着一個時鐘和幾本書。這個時候已經是夜深了，室內是黑漆漆的一切都看不見。開幕後女學生崔玄英從床上爬起來，把洋燭點着。又走到她的同學甲的床前輕輕的喚醒她。甲急忙的爬起來，也把洋燭點着，她又把乙叫醒。乙也急忙的爬起來。三人連忙把抽屜打開，拿出兩幅黑布出來，掛在窗上，把燭光遮着，使不致透出外面。再拿一幅黑布把門縫遮了。其次把一面還沒做成的韓國國旗，慎重的從箱子裏取出來。乙再把一支洋燭點起來。崔與甲把窗下的桌子抬到室中放着。乙把桌上的什物拿

開把三支洋燭放在桌的三個角上。甲把旗平鋪在桌上，崔把針線、剪子和各色應用的什物，從床底下一個網籃裏拿出來分給甲乙二人。她們坐在燭光下，很祕密的做一面很大的國旗。

崔（催促的聲調向同伴說）做快一點罷！今天晚上我們不做起這面旗子是不許睡的！甲姊姊不勞掛心，我們的手下都不慢，到天亮的時候，我想總可以成功了，唉！我的韓國……

（甚興奮又立即抑制）

乙不必等到天亮，我想還要一個鐘頭的功夫就够了。

崔是的！只要我們大家肯努力，馬上就可以成功的！

甲（悲憤）唉！太極旗呀！我們已經偷偷的做了三夜了。每天夜裏都是要等人靜了纔敢動手，難道我們的國旗是見不得天日的嗎？

乙好姊姊！別這樣的興奮，還是忍耐些罷！

甲哼！忍耐？我們現在是忍無可忍了！那些貪得無厭的魔鬼，剝奪我們的權利，破壞我們的文化，

箝制我們的自由，殘殺我們的生命，種種慘無人道的虐待，令我們二千萬的同胞沒有一線的生機，臨死的時候，還不敢出一口大氣，唉！我們的國呀！（興奮聲漸高）

崔 妹妹！聲音放低些罷！我們現在的確是忍無可忍，我知道你是一個血性的女兒，但是我現在要勸你再忍耐些，到三月一日，就是我們揚眉吐氣的日子了。

甲 （強制着奮激的感情）是的，忍耐些！忍耐些！忍耐到三月一日！

乙 （急促的聲調向崔）姊姊！總部已經確定三月一日舉行示威運動嗎？

崔 是的，我剛纔接到本部的確實消息，決定在一日下午兩點鐘，齊集公園舉行示威運動，這面大旗，他們明天就要派人來取的。

乙 這個確實消息，你已經通知同學大眾嗎？

崔 沒有，我想明天一大早纔通知她們。

甲 姊姊！你作事真仔細，還有什麼消息嗎？

崔 還有（頓）還有幾句話要告訴你們的，我們要拿公道訴之全世界，我們的手段要和平，我們

的行爲要慎重，我們手裏所拿的只是國旗，口裏所喊的只是獨立萬歲。

甲 世界也許有容納公道的地方，也許聽見我們的呼聲罷！

乙（室中稍靜）我們除這面大國旗之外，還要做的，那五百面小國旗，也是預備在三月一日用的麼？

崔 是的。本部議決在這兩天內要做一萬小國旗，在運動示威的時候，分發給衆人的。本部恐怕洩漏祕密，不敢給裁縫店去做，只好分派每一個女學校的學生擔任做幾百面。

乙 旗子由我們做，雖然比較由裁縫店去做好得多。但是我們想逃避那瘟疫含監的眼，也是不容易的啊！

甲（她們想到含監心理即時起了變態，把風吹樹葉的聲音，誤會作含監的足音）
不好了！我聽見外面有人走到我們這里來了！（把燭全吹滅，室中黑暗如漆）

崔（把燭點起一支來）姊姊！做事要沉靜一點！不要聽見外面風聲，就大驚小怪起來。

乙 我聽見的也是風吹樹葉的聲音，現在已經夜靜了，含監這個時候正做着夢呢。姊姊！不管他，

我們還是做下去罷！

甲 咳，亡國國民已經嚇破膽了，可憐啊！（稍停）可是，姊姊，獨立宣言書印好了嗎？

崔 已經由天道教擔任，印出五萬部了。

乙 那末，我們的一切計劃，組織，都成熟了嗎？

崔 一切都由本部計劃好了。只有派代表到各國去的事，還沒有決定。

乙 本部爲什麼到現在還不把這件事決定呢？

崔 只要等安南潛先生回來，馬上就可以決定了。

乙 安南潛先生是誰呢？（她本來知道安是崔的好友，故意向她開頑笑）

甲 （微笑視崔）玄姊！安先生的人品學問你一定是知道的，你肯告訴我們嗎？

乙 是的。你一定很知道的，爲什麼不願告訴我們呢？

崔 （微笑，立即變爲極莊嚴的態度）夠啦！別捉弄我啦！現在不是開玩笑的時候。

甲 誰和你開玩笑。你不告訴我們，我們也會知道的。

乙 玄姊！我們八年的老同學，還用什麼隱瞞呢？

崔 你們既然知道了，爲什麼還要問我呢？

甲 你既然曉得我們是知道的，爲什麼還要故意瞞着我們呢？

崔 我並不是故意要瞞着你們，實在是沒有功夫和你們說玩笑。

乙 算啦！我老實問你，安南潛先生什麼時候纔能回來呢？

崔 （沉思，屈指數歸期）明天不到，後天準到。

甲 哼！準到？聽說上海是很好玩的呢！

崔 （在衣袋把安回她的信拿出來）你們把這封信拿去看就知道了。

（把信交給甲，乙二人看，她自己仍埋頭做她的工作）

甲 （接信在手，微笑）你們的信，叫我怎好意思看呢？

崔 不要緊，你儘管看就是了。

（甲乙同看信，看不上三行，乙對甲說道）

乙 哎喲！這封信的字太小。兩個人同看很不方便的，請你念出來給我聽罷。

甲 好的，你聽着罷。（念信）

『我親愛的玄妹：

你的信，我已經收到了。令我欲哭無淚，欲笑無聲。我這幾年在外，爲國事奔走，已經力竭聲嘶，血乾淚盡，好像一株枯老的松樹一樣了。玄妹啊！我們見面的時候，你恐怕也不相信這飽歷風霜，憔悴如枯木的人，就是當年的我罷。玄妹啊！我的外相雖然是變了，一切都變了。然而我的心志仍舊一樣，永久都是一樣。你寫信來勸我不要留戀江南春色，忘却鴨綠江畔的悲哀。唉！我何曾有一刻把我們沉淪了十年，血淚長流，五臟焦煎，怨恨生涯，悲慘生活的同胞忘記啊！玄妹我們相見不遠了，我很不忍再寫那許多亡國的餘恨了。請你牢牢的記着。二月廿九日你的南潛要到你家中相會了！

南潛敬覆

二月二十夜，書於上海。

(念信的時候，乙的表情由快愉而平淡而悲憤而雪涕，甲的聲調由抑揚而悲惋，而吞聲的鳴咽，崔的工作由忙急而遲緩而停止而伏桌飲泣。)

崔 姊姊！你看了這封信，覺得怎樣呢？

甲 (嗚嗚咽咽斷續的說) 我覺得……我覺得……滿紙都是血……淚……憤怒和……和……和怨恨啊！(燭光搖搖欲滅，室中只充滿哀怨和寂寞。)

(有人在窗外敲了幾下。)

崔 (把近她身邊的洋燭吹滅) 趕緊把旗收起來！

甲 (急急的把旗疊起來放到床底下去) 姊姊！你們趕快上床去！

乙 (急忙把近身傍洋燭吹滅) 趕緊把桌子抬回原處！

(窗外的人又把窗敲了三下。歇一會兒再敲三下。)

甲 死瘟災的含監這回可真來了。趕快把洋燭吹掉！

(窗外的人又把窗敲三下。)

崔 妹妹！外面的人，把窗敲得這樣利害，我們開門出去看看是誰好嗎？

乙 不要開門！敲窗的一定是舍監。

崔 我想還是開門給他進來好，不然給他誤會了，以爲我們在房裏不知鬧什麼亂子是很不好的。

甲 不要忙！等我把桌子放回原處，纔好開門給他進來。

（把桌搬回原處。）

乙 （開門，丙從外入，手裏拿着一捆小國旗。）哦！原來是你！我們的魂都嚇掉了！

甲 （撫胸而言）我的膽也給你嚇碎了！

丙 各位姊姊！我把你們驚擾了，請你們原諒罷！我們的洋燭已經點完了。我要和你們借兩支過去用。

崔 你們擔任的五百面小國旗已經做好了嗎？

丙 已經做起三百五十面了，還有一百五十面今晚儘可以趕得起來，這些是已經做好了的你

把他收起來罷！（把手中旗給崔）你們擔任做的大國旗，今晚能成功嗎？

崔 我們一切都做好了，只差當中的太極圖沒有縫上去。

丙 我不多耽擱你們了，請你們借兩支洋燭給我罷！

乙 （打開抽屜拿一盒洋燭出來）你拿這盒去罷！

丙 （接洋燭在手）願你們快些成功！（欲下）

崔 （急止之）你們要謹慎纔好！如果給舍監知道，是不得了知道了，你們放心罷。（躡足而下）

丙（走後，崔把洋燭再齊齊的點起來，乙把旗拿出來。甲把桌子搬到當中，三人重新坐下。聚精會神的工作，遠遠的雞聲唱起來了，她們的旗也快要做起來了，她們的工作特別來得快，臉上表示一喜一悲的神氣。

崔 （把做起的新旗，揚起來，甲乙同時很興奮的站起來。）我們辛苦了三夜，哈哈！成功了！纔把他做成功，可憐這十年間，天空中不見他一點兒影子，再過兩天牠就可以在天空中，自由的

飄揚了，姊姊！姊姊！我們想到這里心里多麼的快活啊！

甲 （把旗搶到手中左右亂擺，欲狂呼獨立萬歲……但是不敢張聲，却興奮得很。）

崔 （驚惶的急掩甲口四面張望。）

乙 （驚惶的奔向門處。）

（幕下）

第二場

時：與第一場相隔一天，正是早晨的時候。

景：崔玄英家裏的一間花園，布置得很雅緻，老僕人朴忠在園裏修剪花木，他是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。眼睛有些花了，耳朵也有些聾了，精神却是很好。他手裏拿着一把大剪子正在修剪花木。口裏喃喃的不知說些什麼東西。他每除去一根蔓草，總是喃喃的說許多話。

崔（在台後叫朴忠）朴忠！（朴忠不聞，仍自言自語的修理花木）朴忠……朴忠……

朴（似乎聽見有人叫他，他四面的望了一望）誰叫我？（他不見有人回答，他又自言自語起來）唉！我的耳朵真奇怪！時常無緣無故的響起來。

崔（仍在台後叫）朴忠！朴忠！

朴 (又四面的望了一望，把手爬了耳朵兩下) 這個怪東西又自己叫起來啦！常常在夢裏把我叫醒，真是討厭極了！

崔 (仍在台後叫) 朴忠！

朴 (以手爬耳) 又叫了！又叫了！好！任你叫罷！我在睡夢中得你時常叫醒我起來做點兒事也是很好的。

崔 (從樹林裏出來) 朴忠！我叫了你這許多聲，你沒有聽見麼？

朴 小姐原來是你。我剛纔好像聽見有人叫我，但是我四面望了一望不見人，我就疑心是我的血在我耳朵裏做聲。所以就沒有注意牠了。哼！老了的人真是沒用啊！

朴 忠！你趕快到車站去，接安南潛先生到這裡來！

朴 (驚奇，歡喜) 什麼？安先生今天回來嗎？他離開這裡已經……(屈指一算) 八年了。我看見這株樹，就時常想起他來，小姐！你還記得你們小的時候，我領着你們在樹後捉迷藏玩嗎？那個時候，你們倆和這株樹一般的高。(以手作勢比樹之高度) 現在你們長大了，樹也長高了。

安先生的相貌，恐怕我也有些認不得了。

崔 朴忠時候不早了。你趕快到車站去罷！安先生離了這里八九年，恐怕連路也不認得了。

朴 是的。舊路都改成新路了。我馬上就去接他。走錯了路真是危險的呢。（放下剪刀，把衣服整理一下。急忙欲下。）

崔 （止之）你還認得他嗎？不要接錯了別人啊！

朴 認得！不會接錯的！我相信今天我的老花眼一定會幫我的忙，好像少年時候一樣的好。（很歡喜的急忙下去了。）（此時獨立運動執行委員甲乙二人從樹林後出來。）

委甲 （與崔握手）崔小姊晨安！

委乙 （與崔握手）Good Morning！

崔 你們兩位來得這樣早，恐怕還沒有用過點心罷？

委甲 我們昨晚籌備示威運動的事情，一夜沒有睡，所以趁早到這里來吸些新鮮空氣，休養一下，預備開會的時候，還有充足的精神參加討論。